



磨子继续转

■ 刘平 (云南)

今天请甘老贵把磨子磨一下。

这是老两口昨晚商量好的事。要过好日子了，老两口都有些兴奋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便在灯黑里“喃喃咕咕”说开了。

老两口说着说着就扯到了东屋檐下的那幅磨子。磨子好久没磨了？郝爷刚落声。郝婆便接上茬：怕有一年多了。郝爷又接上，一年多没有磨过，该磨了。是该磨了，那天推豆花，浆都有点粗。那明天就请甘老贵来。

说好磨磨子的事，郝婆像还有啥牵挂似的：老头子！想想还有啥没妥帖的？郝爷寻思片刻：好像没啥了，只要把磨子磨了就行。

夜深了，老两口寻思着再没啥牵挂才安然入睡。

早饭后，郝爷到房前屋后转了一圈，转到东屋檐下那副磨子旁。他盯着磨子左看右瞧，伸手握住磨把往上一提，把磨子上半扇提起来一些，低头细察，磨齿磨得光溜溜的，几乎平了，像老太太掉光牙齿的牙

跟。早该磨了。郝爷想着走出院子，朝坎上甘老贵家走去。

郝爷前脚走，郝婆后脚跟着出门了。她是去镇上割肉打酒的。

村里有磨子的人家不多，坎上坎下这一片七八户人家，只有老两口家有一副磨子。除了自己用，哪家推豆花、推嫩玉米馍、磨米粉、磨豆面啥的，也来用。不管哪家来用磨子，都会带一点礼数，两棵青菜、两根黄瓜、几个番茄啥的，有时候是三五个鸡蛋鸭蛋，从没有空手的。郝婆说：用个磨子，带东西干啥？人家说：自家的，不值钱，尝尝。

李三娘、张家婆、王桂英、苟么婶、胡二嫂、马翠花、甘大嫂等等，都一直用老两口家的磨子。

郝爷把甘老贵请到家后，给他泡了一杯茶。甘老贵呷了口，嘴里“啧啧”地赞道：好茶，好茶！儿子从城里带回来的。郝爷脸上洋溢着自豪。甘老贵羡慕道：恁老两口好福气啊！儿子买了那么大的新房子。

郝爷有点谦虚道：好啥？房子太小了，住不下。

甘老贵喝了几口茶后从一个帆布袋里拿出磨子、锤子等家什，开始磨磨子。

他抱开磨子的上半扇，看看磨齿，用的人多，磨齿都要磨平了。说着，左手握磨子、右手拿锤子，“当、当、当”，锤子一下下敲击着磨子头，磨子的钢刃顺着磨齿的斜面“吃”进齿缝里，“当”一下，钢刃就激起一些碎屑，有时候还有火星。钢刃走过两三遍，一颗磨齿就有嘴有牙了。然后甘老贵又拿出一把小锤子、一根小磨子，轻轻打磨磨齿两面，直到齿面平滑整齐……

郝爷用刷子把磨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又用水冲洗了一遍，像刚接生了一个“哇哇”坠地的婴儿。同时，郝婆也在堂屋摆好了一桌子酒菜。

大家都喝着酒、吃着菜，郝婆给郝爷丢个眼色，郝爷就摸出两百块钱轻轻推到甘老贵面前：老贵，辛苦你了，收着！

甘老贵急忙放下筷子，看着郝爷：郝爷！您这是干啥？

磨子又不是您们用，我收啥钱呢？

郝婆忍不住插上嘴：甘老贵！虽说都是大家用，可磨子是俺家的，您辛苦了一天，这钱该收。

该啥？恁要说收钱，我就不来了。甘老贵死活不肯收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老两口就收拾起包袱锁好门走了。他们是去城里儿子媳妇家住。

郝婆刚走出院门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拿出手机在村民微信群里发了一条语音：我们走了！磨子昨天刚请甘老贵磨过了，免费的，大家继续使用。语音发出去一会儿，就获得一连串留言点赞。

后来，只要有人使用磨子，都要拍一段视频或几张图片发给郝婆。老两口看着那些视频和图片，心里像注入一股清泉般的滋润甘甜。

一天，甘大嫂给郝婆发来一条语音：郝大爷、郝大娘！您们啥时候回来呀？大家伙都很想念。

郝婆哽咽模糊了眼睛：俺也很想……

二叔的职称

■ 王伟 (河南)

二叔已经 57 岁，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，但他连小教高级的职称还没有晋上。

二叔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，回村里当了一名代课教师，每月只有十几元工资，一拿就是几十年。

二叔的婚事几经周折，找了一个不嫌弃二叔家穷的女人结了婚。不过，二叔的三个孩子都很争气，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师范，儿子上了军校。

改革开放后，许多人都南下打工，二婶多次劝二叔，让他丢掉这“鸡肋”一般的工作，但二叔就是放不下教学的工作。二叔说他对学校、对学生、对教书有感情，不想去挣那更多的钱。

40 多岁的时候，二叔随着代课教师制度的改革，转为正式教师，工作也由原来的几十元涨到几百元，二叔对此非常知足，认为自己的执着追求还是值得的。

二叔所在的村小学只有 10 名教师，几年才有一个小教高级的晋级名额。而晋级是需要县优秀教师、县优质课、县优秀班主任等县级的各种证书。尽管二叔的教学时间最长，资格最老，但晋升小教高级职称需要的这些条件，二叔一样也没有。

二叔的一大摞荣誉证书都是乡级的，晋级的时候不算数。而在最基层的村小学，即使是校长，也要等上三年才能得到一个县级优秀教师。

比二叔年轻的校长和会计都晋上小教高职之后。二叔才评上三年一次的县优秀教师。

有了县优秀教师，还需要其他的条件，而村级小学根本就没有县级优质课，所以这一条件就没有了。接下来，比较好准备的条件则是论文。而现在发表论文要收取版面费，500 元一篇。二叔劝二叔别心疼钱，花钱找人发一篇就是了，但二叔听说要掏钱买论文，连连摇头，说什么也不干，他认为这是很丢人的事情。

后来，二叔的大女儿帮二叔发了篇论文，她对二叔说是免费发表的，二叔这才接受。

有了县优秀教师和论文，二叔已经具备了其中的两个条件，再有一个条件就可以申报小教高级职称了。这时，省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政策，凡农村基层教师年满 55 岁的，可以直接晋级小教高级职称。

再过三年就要退休的二叔终于迎来了希望，有了指标，也填好了表，交给了上级有关部门，接下来，就是等待批复了。

元旦前两天的下午，二叔像往常一样护送孩子们放学回家，在路上，一辆失控的货车疯狂地撞向孩子们，为了保护孩子们，而二叔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元旦过后，二叔的职称批复下来，但二叔却永远也不知道了……

一双筷子

■ 汪伟来 (湖北)

村支书跑了两趟镇民政所，一双筷子家的低保还是没办下来。

民政助理不知道一双筷子是啥意思，猜测是不是两个光棍？村支书说算你聪明，不过只猜对一半，另一半是形容这家穷，穷得只剩下一双筷子了，所以给他们办低保迫在眉睫。

贵元老汉今年七十有八，老伴二十年前去世后的那一刻起，他仿佛天塌了似的，“愁”字就刀刻般印在脸上。

儿子生下来就是个“苔”，因姓洪，人称洪苔。

洪苔今年整五十，他的智商跟三五岁的孩童差不多，除了肚子饿发脾气外，平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，无忧无虑地感觉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。贵元老汉年老体衰，早丧失劳动能力，没了田里的微薄收入，靠政府的那点救济无济于事，每次给的照顾款不够买米。洪苔饭量大，每餐三海碗。吃不饱就摔碗抗议，几只破碗渐渐地被摔没了。贵元老汉找人要来两个旧白瓷碗，

虽摔不破，但烫手，洪苔就折筷子，后来筷子没了，贵元老汉又去求人讨来一双铁筷子。

有一次，贵元老汉病了，洪苔饿得哇哇叫。隔壁的老妇女主任好亲婆子听到哭喊声，过来一看，灶头冷火熄烟。赶紧从自家锅里盛来米饭，又去村里找医生，忙完这一切，环顾四面漏风的屋子，心里陡生几分沉重。

几天后贵元老汉的病好了，他不想给社会添麻烦，便上街买来两瓶助壮素，这东西厉害，一喝准封喉致命。

贵元老汉要洪苔先喝。

贵元老汉放心不下洪苔，他若不在，洪苔活着也是遭罪，趁现在手脚还能动，父子双双离开这个世界，一了百了，是最好的归宿。

贵元老汉把助壮素倒入白瓷碗，劝洪苔说：这是饮料，乖儿子喝吧，喝了长生不老。洪苔嘻嘻笑，迟迟疑疑端起碗，用舌尖舔了舔，感觉味道苦涩，脑壳像摇铃鼓，嘴里呸呸呸一



阵乱吐。

洪苔把白瓷碗摔了。

贵元老汉叹息一声，眼里滚出几行浑浊的泪。

这事不知怎的被好亲婆子知道了，她把贵元老汉好一顿数落，说：你的困难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这些弱势群体，村支书正在为你们申报低保呢！

好亲婆子找到村支书，说：一双筷子家早断粮了，一日三餐全靠乡亲们接济，你找民政助理特事特办，尽快把低保办下来。

村支书不敢怠慢，又跑到镇里找民政助理，诉说一双筷子家的困难。

民政助理不慌不忙翻看申报材料，看完后还是那句话：上面文件规定，农村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且丧失劳动能力的才能够享受低保，洪贵元有儿子，不符合政策。

村支书一听急了，争辩说：洪贵元的儿子是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，他一个弱智还要他父亲监护呢！

民政助理摇摇头，说：这我无能为力。

村支书赖着不走，想了想说：洪苔无儿无女，那就先给他办低保。

民政助理还是摇头，强调说：刚才不是说了嘛，农村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才享受低保，指的是孤寡老人，

洪苔只五十岁，算不上老人，所以难办。

村支书一听火了，冲民政助理吼道：这难办，那难办，党和政府会眼睁睁看着洪家父子饿死吗？！

民政助理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，提高声音说：你是村支书，村里的困难你自己想办法！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村支书把洪家父子送到镇里，交给正准备吃早餐的民政助理，二话没说就走了。洪苔见到桌子上的锅盔油条，霎时两眼放光，涎水流下来尺把长，两只脏兮兮的手爪子跃跃欲试。

民政助理哪有心思吃下去，吃了一口放下碗，追上村支书说：你这是干嘛呢？

村支书无奈地双手一摊，说：我没能力养活他们，不交给你交给谁？！民政助理把村支书拽回办公室，抬眼一看，锅盔油条不翼而飞，碗里的面条洪苔已下肚，正满头大汗吸溜溜喝碗里的最后一口残汤。

民政助理惊叫一声，恼怒地剜了洪苔一眼，转身央求村支书说：我怕你！我怕你！赶快把人领回去。

村支书故意冷着脸，说：我领回去干嘛，领回去他俩还不是饿死。

民政助理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哭丧着脸说：你少啰嗦，我办就是了！